

皇极典

皇極典第二百六十九卷

聽言部紀事三

隋書蘇威傳高祖受禪威與高潁參掌朝政威見宮中以銀爲幔鉤因陳節儉之美以諭上上爲之改容雕飾舊物悉命除毀上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閣進諫不納上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上前不去上避之而出威又遮止上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於是賜馬二匹錢十餘萬

長孫平傳平爲工部尙書時有人告大都督邴紹非毀朝廷爲憤憤者上怒將斬之平進諫曰川澤納汙所以成其深山岳藏疾所以就其大臣不勝至願願陛下弘山海之量茂寬裕之德鄙諺曰不癡不聾未堪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邴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誅之臣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上於是赦紹因敕羣臣誹謗之罪勿復以聞

唐書孫伏伽傳伏伽仕隋以小吏累勞補萬年縣法曹高祖武德初上言三事其一臣聞天子有爭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隋失天下者何不聞其過也方自謂功德盛五帝邁三王窮侈極欲使天下

士肝腦塗地戶口殫耗盜賊日滋當時非無直言之臣卒不聞悟者君不受諫而臣不敢告之也向使開不諱之路官賢授能賞罰時當人人樂業誰能搖亂者乎陛下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旋跬大業以成勿以得天下之易而忘隋失之不難也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凡蒐狩當順四時不可妄動且陛下卽位之明日有獻鵠者不卻而受此前世弊事奈何行之相國叅軍事盧牟子獻琵琶長安丞張安道獻弓矢並被賚賞以率土之富何索不致豈少此物哉其二百戲散樂本非正聲隋末始見崇用此謂淫風不得不變近太常假民裙襦五百稱以衣妓工待元武門游戲臣以爲非貽子孫之謀傳曰放鄭聲遠佞人今散妓者匪韶匪夏請並廢之以復雅正其三臣聞性相近習相遠今皇太子諸王左右執事不可不擇大抵不義無賴及馳騁射獵歌舞聲色慢游之人止可悅耳目備驅馳至拾遺補闕決不能也泛觀前世子姓不克孝兄弟不克友莫不由左右亂之願選賢才澄僚友之選帝大悅卽詔周隋之晚忠臣結舌是謂一言喪邦者朕惟寡德不能性與天道然冀弼諧以輔不逮而羣公卿士罕進直言伏伽至誠慷慨據義懇切指朕失無所諱其以伏伽爲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初帝受禪伏伽最先諫帝欲盡下情故不次見拔以示羣臣是時軍興賦斂

重伏伽數請釐損帝語裴寂曰隋爲無道主驕於上臣諂於下上下蔽蒙至身死匹夫手寧不痛哉我今不然平亂責武臣守成責儒臣程能付事以佐不逮虛心盡下冀聞嘉言若李綱孫伏伽可謂誼臣矣俛首嚙默豈朕所望哉東都平大赦天下又欲責賊支黨悉流徙惡地伏伽諫曰臣聞王者無戲言書稱爾無不信朕不食言言之不可不慎也陛下制詔曰常赦不免皆原之此非直赦有罪是亦與天下更新辭也世充建德所部赦後乃欲流徙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渠魁尙免脅從何辜且蹠狗吠堯吠非其主今與陛下結髮雅故往爲賊臣彼豈忘陛下哉壅隔故也至疏者安得而罪之由古以來何始無君然止稱堯舜者何也直由善名難得也昔天下未平容應機制變今四方已定設法須與人共之法者陛下自作須自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也自爲無信欲人之信若爲得哉賞罰之行無貴賤親疏惟義所在臣愚以爲賊黨於赦當免者雖甚無狀宜一切加原則天下幸甚又表置諫官帝皆欽納太宗卽位封樂安縣男遷大理少卿帝數出馳射伏伽諫曰臣聞天子之居禁衛九重出也警入也蹕非直尊其居處爲社稷生人計也比聞陛下走馬射帖娛悅羣臣殆非所以導養聖躬垂憲後代此直少年諸王務耳安得旣爲天子尙行之乎竊爲陛下不取帝悅曰

卿能言朕失朕能改之天下庶有瘳乎

大唐新語韋悰爲右丞勾當司農木槿七十價百姓四十價奏其隱沒太宗切責有司召大理卿孫伏伽亟書司農罪伏伽奏曰司農無罪太宗駭而問之伏伽曰只爲官木槿貴所以百姓者賤向使官木槿賤百姓無由賤但見司農識大體不知其過也太宗深賞之顧謂韋悰曰卿識用欲逮伏伽遠矣

唐書李綱傳綱拜禮部尙書兼太子詹事齊王元吉爲并州總管縱左右攘奪民愁苦宇文歆諫不聽騰狀顯言王坐免俄而復留下危惴劉武周入太原元吉懼棄軍奔京師并州陷帝怒謂綱曰王年少不習事故以歆及竇誕佐之太原興王地兵十萬粟支十年奈何一旦棄之歆建此計我當斬於軍綱曰王過惡誕養成之歆事王淺有闕必諍今賴歆計使陛下不失愛子且有功又可加罪乎翼日帝悟引綱升御榻勞曰卿不言我幾濫罰於是釋歆然猶貸誕也

裴矩傳矩爲民部尙書太宗卽位疾貪吏欲痛懲父之乃問遣人遺諸曹一吏受饋繡帝怒詔殺之矩曰吏受賕死固宜然陛下以計給之因卽行法所謂罔人以罪非道之以德之誼帝悅爲羣臣言

之曰矩遂能廷諍不面從物物若此天下有不治哉

李百藥傳貞觀元年百藥拜中書舍人封安平縣男明年除禮部侍郎時議裂土與子弟功臣百藥上封建論理據詳切帝納其言而止

大唐新語張元素貞觀初太宗聞其名召見訪以理道元素曰臣觀自古以來未有如隋室喪亂之甚豈非其君自專其法日亂向使君虛受於上臣弼違於下豈至於此且萬乘之主欲使自專庶務日斷十事而有五條不中者何況萬務乎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陛下若近鑒危亡日慎一日堯舜之道何以加之太宗深納之

唐書張元素傳元素拜侍御史遷給事中貞觀四年詔發卒治洛陽宮乾陽殿且東幸元素上書曰臣惟秦始皇帝藉周之餘夷六國統壹尊將貽之萬世及子而亡者殫嗜奔欲以逆天害人也天下不可以力勝唯當務儉約薄賦斂以身先之乃能大安今東都未有幸期前事土木戚王出藩又當營構科調繁仍失疲人望一不可也陛下向平東都曾觀廣殿皆撤毀之天下翕然一口頌歌豈有初惡侈靡而後好雕麗哉二不可也陛下每言巡幸者不急之務徒焉虛費今國儲無兼年又興別

都之役以產怨讟三不可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賦殫空雖蒙更生意未定奈何營未幸之都重耗其力四不可也漢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卽日西駕非不知地土中道里所均但形勝不及關內弗敢康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俗爲日尙淺詎可東巡以搖人心五不可也臣嘗見隋家造殿伐木於豫章二千人挽一材以鐵爲轂行不數里轂輒壞別數百人齎轂自隨終日行不三十里一材之費已數十萬工揆其餘可知已昔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今民力未及隋日而役殘創之人襲亡國弊臣恐陛下之過甚於煬帝帝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殿卒興同歸於亂臣聞東都始平太上皇詔宮室過度者焚之陛下謂瓦木可用請賜貧人事雖不從天下稱爲盛德今復度而宮之是隋役又興不五六年間一捨一取天下謂何帝顧房元齡曰洛陽朝貢天下中朕營之意欲便四方百姓今元素言如此使後必往雖露坐庸何苦卽詔罷役賜綵二百匹魏徵名梗挺聞元素言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

王珪傳太宗召珪爲諫議大夫帝嘗曰正主御邪臣不可以致治正臣事邪主亦不可以致治唯君臣同德則海內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諫正庶致天下於平珪進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諫不

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德收采芻言臣願竭狂瞽佐萬分一帝可乃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閣珪推誠納善每存規益帝益任之封永寧縣男黃門侍郎遷侍中他日進見有美人侍帝側本廬江王瑗姬也帝指之曰廬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何有不亡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爲是邪非邪帝曰殺人而取妻乃問朕是非何也對曰臣聞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父老曰不然郭公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亾今陛下知廬江之亾其姬尙在竊謂陛下以爲是審知其非所謂知惡而不去也帝嗟美其言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家伎不進數被讓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修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爲輕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附下罔上爲人游說邪彥博懼謝罪珪不謝曰臣本事前宮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置樞密責以忠效今疑臣以私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慙遂罷明日語房元齡曰昔武王不用夷齊宣王殺杜伯自古帝王納諫固難朕夙夜庶幾於前聖昨責珪等痛自悔公等勿懲是不進諫也

魏徵傳帝幸九成宮宮御舍圍川宮下僕射李靖侍中王珪繼至更改館宮御以舍靖珪帝聞怒曰

威福由是等邪何輕我宮人詔并按之徵曰靖珪皆陛下腹心大臣宮人止後宮掃除隸耳方大臣出官吏諮朝廷法式歸來陛下問人間疾苦夫官舍固靖等見官吏之所吏不可不謁也至宮人則不然供饋之餘無所叅承以此按吏且駭天下耳目帝悟寢不問後宴丹霄樓酒中謂長孫無忌曰魏徵王珪事隱太子巢刺王時誠可惡我能棄怨用才無羞古人然徵每諫我不從我發言輒不卽應何哉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帝曰第卽應須別陳論顧不得徵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面從可方別陳論此乃後言非稷卨所以事堯舜也帝大笑曰人言徵舉動疏慢我但見其嫵媚耳徵再拜曰陛下導臣使言所以敢然若不受臣敢數批逆鱗哉

冊府元龜貞觀六年長樂公主將出降上以公主皇后所生特愛之敕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得毋異於明帝之意乎上善其言入告皇后后嘆曰引禮義以抑人主之情真社稷之臣也因請遣中使齎錢四百緡絹四百匹以賜徵

隋唐嘉話太宗會罷朝怒曰會殺此田舍漢文德后問誰觸忤陛下帝曰豈過魏徵每廷事辱我使

我常不自得后退而具朝服立於廷帝驚曰皇后何爲若是對曰妾聞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明故魏徵得直言妾幸備數後宮安敢不賀

太宗每見人上書有所裨益者必令黏於寢殿之壁座臥

觀覽也

唐書褚遂良傳帝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邪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爲之金又不止必玉爲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帝咨美之於時皇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曰昔二漢以郡國參治雜用周制今州縣率倣秦法而皇子孺年並任刺史陛下誠以至親扞四方雖然刺史民之師帥也得人則下安措失人則家勞勩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惟良二千石乎臣謂皇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師教以經學畏仰天威不敢犯禁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敦遣昔東漢明章諸帝友愛子弟雖各有國幼者率留京師訓飭以禮訖其世諸王數十百惟二人以惡敗自餘淪和染教皆爲善良此前事已驗惟陛下省察帝嘉納進黃門侍郎叅綜朝政莫離支遣使貢金遂良曰古者討殺君之罪不受其賂魯納郈鼎太廟春秋譏之今莫離支所貢不臣之篋不容受詔可以其使屬吏帝旣平高

昌歲調兵千人往屯遂良誦諍不可帝志取西域置其言不用西突厥寇西州帝曰往魏徵褚遂良勸我立麴文泰子弟不用其計乃今悔之帝於寢宮側別置院居太子遂良諫以爲朋友深交者易怨父子滯愛者多愆宜許太子間還東宮近師傅專學藝以廣懿德帝從其言

長孫無忌傳無忌爲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欲立吳王恪無忌密爭止之帝嘗從容問曰朕聞君聖臣直人常苦不自知公宜面攻朕得失無忌曰陛下神武聖文冠卓千古性與天道非臣等愚所及誠不見有所失帝曰朕冀聞過公等乃相諛悅朕當評公等可否以相規謂高士廉心術警悟臨難不易節所乏者骨鯁耳唐儉有辭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可意事朕二十年未嘗一言國家事楊師道性謹審自能無過而懦不更事緩急非可倚岑文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謀常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堅正其言有益不輕然諾於人能自補闕焉周敏銳而正評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稱朕意褚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無忌應對機敏善避嫌求於古人未有其比總兵攻戰非所善也

杜正倫傳正倫累進中書侍郎與韋挺虞世南姚思廉論事稱旨帝爲設宴具召四人者謂曰我聞

神龍可擾以馴然領有逆鱗嬰者死人君亦有之卿屬遂犯吾鱗裨闕失朕其慮危亡哉思卿至意故舉酒以相樂也各賜帛有差

李絳傳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高邑男方江淮歲儉民荐饑有御史使還奏不爲灾帝以語絳答曰方隅皆陛下大臣奏孰不實而御史苟悅陛下耳凡君人者當任大臣無使小臣得以間願出其名顯責之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敢望文帝對曰是時賈誼以爲措火積薪下火未及然因以爲安其憂如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內訌近以涇隴爲鄙去京師遠不千里烽燧相接也加比水旱無年倉廩空虛誠陛下焦心銷志求濟時之略渠便高枕而臥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遣使者賜醪醑酒

長樂公主傳長樂公主下嫁長孫冲帝以長孫皇后所生故敕有司裝齋視長公主而陪之魏徵曰昔漢明帝封諸王曰朕子安得同先帝子乎然則長公主者尊公主矣制有等差渠可越也帝以語后后曰嘗聞陛下厚禮徵而未知也今聞其言乃納主於義社稷臣也妾於陛下夫婦之重有所言猶候顏色況臣下情隔禮殊而敢犯嚴顏陳忠言哉願許之與天下爲公帝大悅因請齋帛四十匹

錢四十萬卽徵家賜之

劉洎傳洎爲黃門侍郎太宗好持論與公卿言古今事必往復難詰究臧否洎諫曰帝王之與臣庶聖哲之與庸愚等級遼絕勢不倫擬故課愚對聖持卑抗尊雖思自彊不可得已陛下降慈旨假柔顏虛心聽納猶恐羣臣惴縮不敢進況以神機天辯飾辭援古而迄其議哉夫天以無言爲尊聖以不言爲德皆弗欲煩也且多記損心多語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無覺久且爲弊且今之雍平陛下力行所至耳欲求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愛憎慎取舍若貞觀初可矣手詔答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雖然驕人輕物恐由權論致之若形神心氣不爲勞也帝嘗怒苑西監穆裕有詔斬朝堂皇太子驟諫帝喜曰朕始得魏徵朝夕進諫徵亾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繼之兒在吾膝前見朕悅諫熟矣故有今日言也誠習以性成哉稍遷侍中帝忽謂羣臣曰朕今欲聞己過卿等爲朕言之長孫無忌李勣楊師道同辭對曰陛下以盛德致太平臣等愚不見其過洎曰然頃上書有不稱旨或面窮詰無不羞汗恐非所以進言者路帝曰卿言善朕能改之

袁朗傳朗從祖弟利貞高宗時爲太常博士周王侍讀及王立爲太子百官上禮帝欲大會羣臣命

婦合宴宣政殿設九部伎散樂利貞上疏諫以爲前殿路門非命婦宴會倡優進御之所請徙命婦別殿九部伎從左右門入罷散樂不進帝納之既會帝傳詔利貞曰卿奕葉忠鯁能抗疏規朕之失不厚賜無以勸能者乃賜物百段擢祠部員外郎

張文瓘傳文瓘爲宰相俄知左史事時高宗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復征討四裔京師養廐馬萬匹帑廩寢虛文瓘諫曰王者養民逸則富以康勞則怨以叛秦漢廣事四裔造宮室至二世土崩武帝末年戶口減半夫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人罔常懷懷於有仁臣願撫之無使勞而生怨隋監末遠不可不察帝善其言賜繒錦百段爲減廐馬數千

蕭鈞傳鈞有才譽永徽中累遷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左武侯屬盧文操跳堞盜庫財高宗以其職主幹當自盜罪死鈞曰囚罪誠死然恐天下聞謂陛下重賁輕法任喜怒殺人帝曰真諫議也詔原死太常工爲宮人通訊遺詔殺之且附律鈞言禁當有漸雖附律工不應死帝曰如姬竊符朕以爲戒今不濫工死然喜得忠言卽宥工徙遠裔

蘇良嗣傳良嗣高宗時爲周王府司馬王年少不法良嗣數諫王以法繩府官不職者甚見尊憚帝

異之遷荊州長史帝遣宦者采怪竹江南將時上苑宦者所過縱暴至荆良嗣囚之上書言狀帝下詔獎勵取竹棄之

大唐新語柳渾睿宗朝太平公主用事奏斜封官復舊職上疏諫曰藥不毒不可以觸疾詞不切不可以裨過是以習甘旨者非攝養之方邇諛佞者積危殆之本陛下卽位之初納姚宋之計咸黜斜封近日又命斜封是斜封之人不忍棄也先帝之意不可違也若斜封之人不忍棄是韋月將燕欽融之流不可褒贈李多祚鄭克義之徒不可清雪陛下何不能忍於此而獨忍於彼使善惡不定反覆相攻致令君子道消小人道長爲正者銜冤附僞者得志將何以止奸邪將何以懲風俗耶睿宗遂從之因而擢渾拜監察御史

魏知古性方直景雲末爲侍中元宗初卽位獵於渭川時知古從駕因獻詩以諷曰嘗聞夏太康五弟訓禽荒我后來冬狩三驅盛禮張順時鷹隼擊講事武功揚奔走來未及翺飛豈暇翔蜚熊從渭水瑞翟相陳倉此欲誠難縱茲遊不可常子雲陳羽獵僖伯諫漁棠得失鑒齊楚仁恩念禹湯邕熙諒在宥亭毒匪多傷庾申今爲史虞箴遂孔彰手詔褒美賜物五千段後兼知吏部尙書典選事深爲稱職所薦用人遂咸至大官

唐書姚崇傳崇爲紫微令元宗將幸東都而太廟屋自壞帝問宰相宋璟蘇頌同對曰三年之喪未終不可以行幸壞壓之變天所以示教戒陛下宜停東巡脩德以答至譴帝以問崇對曰臣聞隋取符堅故殿以營廟而唐因之且山有朽壞乃崩況木積年而木自當蠹乎但壞與行會不緣行而壞且陛下以關中無年輸餉告勞因以幸東都所以爲人不爲己也百司已戒供擬旣具請車駕如行期舊廟難復完盍奉神主舍太極殿更作新廟申誠奉大孝之德也帝曰卿言正契朕意賜絹二百匹詔所司如崇言天子遂東因詔五日一參入閣供奉

宋璟傳開元十二年東巡泰山璟復爲留守帝將發謂曰卿國元老別方歷時宜有嘉謀以遺朕璟因一二極言手制答曰所進當書之坐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

顏真卿傳真卿以檢校刑部尙書爲朔方行營宣慰使未行留知省事更封魯郡公時元載多引私黨畏羣臣論奏乃給帝曰羣臣奏事多挾讒毀請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以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曰諸司長官者達官也皆得專達于天子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出使天下事無細大得失皆俾訪察還以聞此古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

何望焉詩曰營營青蠅止於棘讒言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爲黑變黑爲白也詩人疾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昔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陛下惡之宜矣胡不回神省察其言虛誣則讒人也宜誅殛之其言不誣則正人也宜獎勵之捨此不爲使衆人謂陛下不能省察而倦聽覽以是爲辭臣竊惜之昔太宗勤勞庶政其司門式曰無門籍者有急奏令監司與仗家引對不得關礙防擁蔽也置立仗馬二須乘者聽此其平治天下也天寶後李林甫得君羣臣不先咨宰相輒奏事者託以他故中傷之猶不敢明約百司使先關白時閹人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天子動靜必告林甫林甫得以先意奏請帝驚喜若神故權寵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此權臣蔽主不遵太宗之法也陵夷至于今天下之敝皆萃陛下其所從來漸矣自艱難之初百姓尙未凋竭太平之治猶可致而李輔國當權宰相用事遞爲姑息開三司誅反側使餘賊潰將北走黨項褻嘯不逞更相驚恐思明危懼相挺而反東都陷沒先帝由是憂勤損壽臣每思之痛貫心骨今天下瘡痍未平干戈日滋陛下豈得不博聞讜言以廣視聽而塞絕忠諫乎陛下在陝時奏事者不限貴賤羣臣以爲太宗之治可跂而待且君子難進易退朝廷開不諱之路猶